

印象太原

曲径幽谷一线天

邢育红

在马头水乡西南部、王封乡北端，有一处人迹罕至并被称为三晋奇景的一线天。它是一处长1.5公里，深约百米，平均宽度3米，窄处不足一尺的天然大石沟。据地质学家初步勘察，这条深沟是地震造成山体断裂后，经无数暴雨、河水冲刷而成，距今至少有几十万年之久。

“危崖扑面作驰飞，昂首群象欲夺魁。”据介绍，一线天主要景点有象群石、龙鳞谷、飞来龟、避难窑、百啄崖、亲嘴崖、太阳石、瞑宫等。峡谷灰岩层层叠叠，形象千姿百态，均是人工难以雕塑的岩石造型。这里气候宜人，逢夏天炎日高温，廊内却清爽凉快，可谓避暑绝佳处。冬天寒风刺骨，廊内却温暖如春。春秋两季更是满目山花，不时还可观到鸟飞鸽舞，野兔穿行。廊底一股清泉在怪石丛中跌宕跳跃，水声在沟内回旋不散，势如飞瀑，不绝于耳。

“深入曲径通幽处，眼望苍天一飞龙。”正如一网友说的，去过很多地方，别处的一线天只是一小段，而这里的一线天却是整个峡谷。置身于廊底向上观望，只见曲曲折折一线天空，恰似一条巨龙在青山白云间飞行。古时，三晋盆地汪洋一片，称为晋阳湖。相传禹治水时将湖打开，湖水倾出，一条潜龙失去泽被，由此裂地凌空而去。其尾将石山拉开一条南北走向的深沟，沟两壁的不规则圆片就是龙鳞摩擦所致。“飞来龟”则高高地伏在沟崖的一座峰顶，伸着小小尖尖的脑袋向下俯瞰。传说，此龟乃是通天河那只大龟，在运送唐僧师徒后返回东海时，被此处的奇景迷住，成了一线天的守护神。

“土垒石堆避难窑，遥遥荒迹半山腰。”避难窑在沟中东侧石壁上方30米处，是南北约70米，高低约7米，深约10米的自然石窑。明末清初，天下兵荒马乱，当地百姓为躲避乱军，曾栖身于此。穿过灰岩石廊，有一块像众多小鸟尖嘴的大型石壁，这就是百啄崖了。很久以前，天下群鸟曾在此聚集，一次执行天命时，有部分小鸟因贪恋景色迟到了，惹怒了鸟王，遭惩罚羽化而成。

沟底约有30余米，是整个一线天最宽处。两壁躬腰向上近伸约100米，东西两侧接近相连，形似一对恋人接吻之状，此处便是“亲嘴崖”。传说，这是一位王爷的女儿和府中放牛娃相爱，遭到王爷反对，被驱赶于此。两人席地而坐，互吐衷肠，日久相偎而成。

“后羿射日落此间，化入岩廊万千年。”太阳石更是别具一格，在一块滑溜溜的岩石上，有一个圆圆的大小与望中太阳相似的图形，人称太阳石。据说此石头比其他石头的温度要高许多，且抚摸此石还可治疗风湿病。

“顺沟直下过深潭，圆圆爽爽作井观。”崖壁底层排列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神秘洞眼，像是一座座微型的地下宫殿，那便是瞑宫。据说是水入洞穴，一冻一消所致。从景区北口出处不远，还有一天然大溶洞，需登81级台阶，才能到达洞口，洞顶端有“会佛洞”字样。洞前有一座石碑，记载着清乾隆十七年(1752)，当地久旱无雨，百姓聚洞祈雨，数日后神仙佛洞会聚，普降甘霖，民众因此积银修建。此外，一线天还有“海底飞鱼”“月牙天”“盘龙石”“驼峰石”等许多景点。

2007年，当地村民和居士筹资兴建了一线天山门。近年，尖草坪区把“探险一线天”列入了汾河二库水利风景区的开发项目。2020年，太原市政府在西山顶，专修了通往一线天13公里的旅游公路。



朝花夕拾

汪曾祺小说人物有原型

雷无非

众所周知，人物素描是美术学院教学的基础课程之一，需要模特作描画的对象。那么，作家写小说是否也需要模特呢，答案是肯定的，只不过作为人物原型，可以进行多种方式的再创作。鲁迅言：“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过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。”鲁迅讲的是小说人物成型之一种。

汪曾祺也是善用人物原型写小说的作家，他笔下的人物成型略有不同，大多有特定的对象，极少把几个人的特点安在一个人物身上。其长子汪朗这样评说父亲：“不善于虚构，他的人物、事件都是有原型的。”这要归功于高邮家乡给了他不尽的创作源泉，以及自小东张西望的探知习惯，“看着那些店铺、手工作坊、布店、酱园、杂货店、爆仗店、烧饼店、卖石灰麻刀的铺子、染坊……”家乡的市井风情，邻里熟人，深深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中，写来轻车熟路，落到纸上栩栩如生，这大概是汪曾祺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吧。

今年春日游江苏高邮，觅到竺家巷9号汪曾祺故居，可叹的是，仅剩一爿两层青砖楼房，还是汪家祖宅后门旁的偏屋，门锁着，除了宋人程颢诗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”的对联，没啥看头。而在小楼后的原汪家祖宅院内，建起了一座蛮有气魄的汪曾祺纪念馆，进去，“汪气”扑面，眼界大开，展示的汪曾祺家世、作品、手稿和图片，能窥一斑而见全豹，汪曾祺笔下的小说人物原型，一一露出“尖角”。

《受戒》是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开篇之作之一，人物清纯，语言淡白，景色如画，写刚出家的小和尚明海，不拘于荸荠庵里的单调生活，与唯一的邻居赵大伯家往来相帮，进城受戒，懵懂获得爽朗勤快的赵家么女小英子情爱的故事，表现了质朴无暇的自然美和人性美。小说刊出反响即起，一些读者恍然大悟：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。有好奇者产生这样的联想：既然作者对庙庵生活这么了解，是否也出家做过和尚，以自己的经历塑造了明海这个人物呢。馆内展示了原刊《受戒》的《北京文学》，汪曾祺在自己作品的页首写了四个字：“这不是我！”算是答疑。

汪曾祺年少时确实有过庙庵生活，日寇铁蹄逼近高邮，曾在乡下的小庵避了一段时日，对庵里的生活比一般人了解更深。他从小认识了一些和尚，当中有在香炉里烧掉两个指头，自号“八指头陀”的老和尚；有“以念经为职业”的普通

和尚；有乡下的一个小庵里，“人相当蠢”，念经老合不上拍的小和尚……形形色色的出家人浮现眼前，七选八挑，捏合加工，明海这个稚气未脱尽的少年和尚脱颖而出。

至于出水芙蓉般的小英子，她的原型乳名大英子，家住原庵赵庄。生活中的大英子留给汪曾祺终身难忘的印象是“思无邪”，“是我初恋的一种对爱的感觉。”汪曾祺写父亲：“我17岁初恋，暑假里，在家写情书，他在一旁瞎出主意。”这封情书，或许是汪父当参谋写给大英子的呢。展厅挂着晚年大英子和后辈的合影，老太太头戴深青色绒帽坐在椅上，面容慈祥，双手握拢，神情淡定，一生沧桑毕现。霞光映照着她和身后三位站立的年轻女性，浓彩如篷。怀着美好的情愫，汪曾祺“写了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”，了结心愿。

《异秉》是汪曾祺旧作重写的小说，全篇鲜有对人物对白，作者对小县城的市井众生，五行八作，小吃肴馔娓娓道来，胜似说书。小说中制售熏烧，经营有道，勤劳发家的王二，原型是住在高邮东大街永安巷的王广喜，早年在汪家药店保全堂门外摆熏烧摊，劳累一生，于1966年去世。王家的后人看了《异秉》，很是敬佩，对汪家的亲属说：“你大哥写我爸爸的事，百分之八十是真的。”有这评语，足见不记笔记的汪曾祺记性多好。如今王广喜的子孙在纪念馆外马路对过经营一家“二子蒲包肉”铺，生意仍是红火。

汪曾祺小说的人物原型，基本是他熟识或见过的，有名有姓的故里乡亲，但也有把陌生人写进小说的个例，《钓人的孩子》就是这样。小说写抗战时期在昆明街市遇到的一幕：路面有一张对折的钱币，这张钱币“可以量五升米、割三斤肉、或扯六尺细白布……”很有诱惑力。有人去拾，钱币噌地缩进一家店铺里，原来是一个胖孩子的“恶作剧”，用线拴币放于地上，手执线头，人拾即拽，反复耍弄，以此作乐。汪曾祺遂写成了小说“段子”，曰，小说的主题是“货币使人变成魔鬼”。试加一句，魔鬼在国破民凋的特定环境中形成。

汪曾祺的小说是重人物，重写实的，原型转换小说人物时，把握得很有分寸，决不生拉硬套，哗众取宠，读起来生动自然。按照其师沈从文的话说，“要贴着人物来写”，无论是情感、视角、景观等，与笔下的人物贴近，融在一起，因而写出了这篇篇追求不辍的“很美，很健康，很有诗意”的文学作品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灯下案语

乡情乡韵
寓乡愁

张玉虎

与海清哥相交久矣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刚被选为南郊区(今小店区)文联主席不久，在区政府大院的文联办公室，第一次见到李海清时，因我们都是村里人，都是农民，所以看到他觉得就像邻家大哥一样可亲，我就以农村的习惯，自然地叫了一声海清哥。这个称呼一直叫了40多年。近日，细细品读了海清哥的一组《农家·农事节令诗选》，总想说点儿什么。

我才疏学浅，对艺术、对诗词格律不开窍。但我觉得，衡量诗词的品质高下，其艺术水平和音韵格律固然重要，但是其言事状物的真实性，情感表达的坦诚性和思想蕴涵的丰富性，是更为重要的方面。因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又有几十年的种田经历，对这组诗所描述的许多情景和事物非常熟悉；因我与海清哥有几十年的交情，对他的创作经历和思想感情也非常了解。那我就从这组诗中诗人所蕴含的深深的乡情和乡愁来着笔吧。

凡是对海清哥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，他的写作是从小说起步，并以小说作品成名的。在他诸多的小说作品中，知名度最高的当然是那篇被译成日文的短篇小说《蛙鼓声声》，但其艺术成就最高的，得到国内文学界认可的，却是系列中短篇小说集《蛤蟆营春秋》，《蛤蟆营春秋》中的十二篇中短篇小说，每一篇都是以节令命名的。近年，他涉足传统诗词创作后，每到一个节令，总要精心写一首七律。到今天，终于把廿四个节令都完成了。

在《蛤蟆营春秋》系列小说中，整个叙事笔调是开朗乐观的，表现出来的生活氛围是和谐欢愉的。作者在作品中是以“土作家李海清”的身份置身其中，作品中的人物也都个个鲜活灵动，人人乐观向上。这一组描摹廿四节令的诗作中，作者的笔调是冷峻的，如“南气徐来人不惊”“惜秧常叹秧苗瘦，卖果虚夸果味馨”。当然，因体裁不同，作者不能置身其中，但写到一些应节的农事，如“应节田农育稻秧”“叮当耧响赛吟诗”等句时，也找不到农民的身影，体会不到农家生活的琐屑和丰盈。

当然了，因体裁的不同、篇幅的限制，两者之间不可简单类比，但若细细品味，冷静思索，还是能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，从中体会到一些前因后果的：

创作《蛤蟆营春秋》系列中的大部分作品时，作者尚在家乡五府营村中务农，他是置身其中的，写的是当时农村的实情实景，真实感受，使得每个节令的农事都如在眼前。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，所以人物个个都有血有肉，鲜活灵动。当时，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实行不久，农民们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，作者笔调开朗，氛围欢愉。

海清哥的这一组节令诗是在离家乡五里之遥，晋源新城贤富苑小区的四楼上写出的。虽然城改让农民更富裕了，但对于一个与农田、与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来说，对一个深爱田园风光，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来说，不可能没有一点怜惜之意，不可能没有一点怀念之情。所以海清哥的这组作品中虽然多次出现“喜见山坡桃花绽”“人间正值好时节”“中秋最美数汾川”这样有“喜”“美”“好”等字眼的诗句，但我却从中感觉到了淡淡的失落。这可能就是最为真切的浓浓乡愁吧。

那年的黄昏时分，一场雪在寒风的裹挟中不期而至。昏暗的天空，崎岖的山路，少年孤单的背影，恣肆飞扬的雪花，给这个平淡季节的黄昏抹上了一种悲情的色彩。当浑身冒着热汗的少年轻轻推开家门的瞬间，家中的一切让他愕然。等待他的不是往昔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也不是父母盼归的喜悦，家中的静默冷寂让他生出几分不祥之感。他急切地寻找着、呼喊着……雪细细碎碎，无声无息，愈下愈大，少年在风雪中呼喊着、寻觅着。

少年开始生火做饭，静待家人归来，希望这场黄昏的雪快点停下来，可是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暗夜中尽情舞动着，大地上没有一丝踪迹与声音。漫长而无尽的等待中，他似乎看到了父母的殷殷笑意，似乎听到了父母关切的问候。可是任凭他怎么呼唤，美好的幻像永远定格在少年的心头。那个冬季的黄昏，一场雪冰封了

他稚嫩的心。从此少年成为孤儿，他的父母在那个下雪的黄昏再也没有踏进熟悉的家门，他们在归途中车子掉下山崖，少年的梦凋零破碎。一场雪，也许带给人们的是诗意的唯美，是盛大的欢呼，多少人曾迷恋于雪的圣洁美丽，可是，这一场黄昏时分的雪却成为一位少年永远的噩梦，他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着风雪中的归人。

黄昏时分的夕阳曾让多少归人迷恋赞叹，可是黄昏时分的雪，又有几人记得？那些逝去的日子里，有欢笑也有泪水，那些定格在生命深处平凡的美好瞬间总是那么不经意，而那些沉淀在生命深处的悲苦也是如此的波澜不惊，而正是这些不经意的瞬间构成了生命的宏阔画卷。

当我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同时，也应该学会关照那些被苦难所磨砺的不幸者，唯有悲悯，才能让心灵健全而丰富。



绽放 张朝曦 绘